

姒锦
作品

孤王寡女
《2》

忆风流

上册

八卦乾坤里，袪袪蒙尘。笑看铁甲征伐去。
九转天地间，江山如画。携手乱世风云归。

两座城，换一个人。

古今多少情，全在生死中。

倾巢已至，完卵安在？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姒锦
作品

孤王寡女

《2》

忆风流。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孤王寡女. 2, 忆风流 / 姒锦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552-3503-3

I. ①孤… II. ①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18229号

书 名 孤王寡女2 忆风流

著 者 姒 锦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王苏苏 贾松波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崔 悦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5.5

字 数 5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03-3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1
机关屋	
第二章	44
重重惊险	
第三章	85
变故	
第四章	129
盛情难却，只好却之	
第五章	175
阴阳相合	
第六章	225
假如爱上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277

我看上的人，就是我的

第八章 324

那一抱的风流

第九章 373

两座城，换一个人

第十章 417

治情敌，临大敌

第十一章 472

女人心，海底针

第十二章 526

一场辜负，一场情深

第一章 机关屋

他俊逸的容色，一如往昔，倾国倾城。

可这沉重的一小步，却让静谧的广场瞬间有了压力。下面广场上的人仰望着他上高台，目光看向他那一双绣了祥云的黑色长皂靴，黑色长风氅，突然有一种乌云压顶的错觉。

这时，墨九已替东寂弄好领口，慢慢躬身施礼，退回他身后，如同一个极为合格的侍女。

她敛目垂手，不敢去看萧乾。

见他慢慢走近，并没有多看她第二眼，她稍稍放心，竖着耳朵倾听。

萧乾云淡风轻地走到宋熹案桌之前，抬袖拱手，微微欠身：“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宋熹似乎这时方看清萧乾不太正常的面色，微微眯了眸，虚扶着椅子扶手，摩挲着，声音带了一丝笑道：“萧使君免礼。”顿一下，见墨妄过来招呼萧乾坐在他的左边席侧，目光又跟着转过去，关心地问：“萧使君今日气色不佳，可是身子不舒服？要不要请太医？”

“微臣无碍。”萧乾回以淡笑，“不劳殿下费心了。”

二人尽管立场不同，但在正式场合仍保持着客套的礼节。可这一瞬，宋熹没有忽略他眸底灼热且阴凉的光芒。他唇角一牵，半丝别扭都无，只微微朝他点头，又随意端起茶盏喝一口茶，与桌侧的诚王和宋鹜，还有几位权臣小声寒暄着，一双温和的眸中自始至终并不曾有半丝变化，与“病美人”萧使君相比，一袭风华，虽风格不同，却各有千秋。

墨家大会在午时开始，取“日中阳盛”之吉兆。

这会儿，与会的人已陆续到齐，但离大会开始还有小半个时辰。墨九站得久

了，腰有些酸软，腿也不太舒服，看广场上的人和高台上的人，都找得到人聊天神侃，心情不由得烦躁。

瞥一眼姿态如故、面带微笑的鸳鸯和翡翠，看她们站得端正，挺胸收腹，终于发现侍女这个工作真不是人干的，装也累。

她略皱眉头，小声轻唤：“殿下……”

“嗯？”东寂回头看她，“怎么了？”

墨九下意识拿眼风瞟一下萧乾的方向，又走向东寂的身侧，耳语道：“这个……我可以请一会儿假吗？我想方便一下，有些站不住了，怕在这里磨皮擦痒的，丢了太子殿下的人。”

她玩笑的样子，又恢复了本性，宋熹似很受用，微拧的眉头松开，瞥着她带笑的脸：“食友自去便是。你虽假扮我的侍女，却并非我的侍女，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这句话入耳，墨九也很受用。

她眉梢一挑，笑得轻松：“够哥们儿，就等你这句话了。”

“让鸳鸯跟着你？”宋熹似有犹豫，“今日临云山庄龙蛇混杂……”

“不必了。虽龙蛇混杂，可能够进得来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还有墨家弟子清理过的。再有，我是你的侍女，谁还能乱来不成。”墨九谢绝了他的好意，不等他再回答，便躬着身子，退着慢慢从高台后方预留的台阶下去了。

见左右无人了，她长松一口气，身心都舒坦了。

“果然人在高处不胜寒哪。”

人一旦站在了高处，虽然可以居高临下远眺四方，却也受万众瞩目，神经绷得太紧，不是那么愉快的。她这样的性子还是适合混迹在人群，过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

整个临云山庄里，没有人认得她。

这种感觉相当美妙，不论她走到哪里都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而且旁人晓得她是东寂的侍女，多少都会有些顾虑，胆子小的，远远地绕道便走，胆子大的见着她的面儿，也都恭称一声“姑娘好”。

墨九感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尊贵，慢慢也就参悟出一些往常不会去思考的问题至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向往至高无上的权力，上了一层台阶，还想再上一层台阶，非权力巅峰便停不下来？

权力的巅峰，真的可以将一个人的成就感和人生爽点推到极致。

可那个权力的巅峰，是萧六郎要的吗？

想起天隐山上偷听到的那些话，她脊背暗自生寒。

权力虽好，可也令人生畏啊！

默默想着，走在去茅厕的路上，她闲闲地观察着风景，同时也在看临云山庄的

庭院布置。她发现这里的假山亭台都遵循着八卦方位，很有些意思。

除此之外，在庭院的四周，还有八间按八卦方位建成的屋子，与其他屋子有些不同，每一间屋子的外面，都有二至四名墨家子弟守着，似乎别有用途，只不知做什么用的。她观察着，又不免感慨，墨家果然还是墨家，没有钺子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一瞬，为了她家祖师爷，她的私心里其实也希望左右两派能摒弃前嫌，共同开创墨家盛世……

这般一想，方嫣然坐上钺子之位，也算好事一件。

一边慢行，一边想着，直到步入庭院深处，她方觉自己在杞人忧天。

摇了摇头，她失笑轻叹：“唉！”

“在叹什么？”

一个清凉得似乎不带人间烟火味的声音，揪紧了墨九的心脏。

下意识转头，她循声望去，茂密幽香的腊梅树下站着一个黑袍飘飘的男人。

“你……”

惊呼着道了一个字，她立马闭紧嘴巴。

萧六郎对他的醉红颜一向有信心，她戴着这个人皮面具，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他又如何能够认得出来？他之所以会上前搭讪，大抵是发现她的身形有些熟悉，又或者她在东寂身边的表现让他生了疑。这个人心思缜密，只是在试探。她此刻断断不能心虚出声，一出声，就完了。

克制着见到他突然涌现的澎湃情绪，她像普通侍女见到他时一样，害羞的小眼神轻轻瞄他一眼，带了三分畏惧七分害怕，怯怯朝他福了福身，便匆匆从他身边的小道跑过去，想要开溜。

萧乾盯着她的背影，目光危险一眯：“阿九要去哪里？”

一声只出现在春梦里的“阿九”，用他魅惑轻浅的声音唤来，带了一种与性有关的磁场和质感，让墨九如遭雷击，耳朵嗡一声响，只觉天地万物都寂静了。

身子僵硬着，她迈不动步。

那个人的声音，专注的表情，一个专属的称呼，直击她的内心，这一瞬，她辨不清那一个梦是真是幻了。腊梅的幽幽清香入鼻，还有属于萧六郎的香味，混乱了她的思维，好一会儿，她震荡的心绪方才归位，吸着那沁人心扉的清香，她慢慢转头。

……是萧六郎，没错。

……却不是昨夜春梦中的萧六郎。

……他少了邪魅，添了清凉，也多了几丝病态。

在高台上时，她只远远注视了他一眼，这时距离近了，她终于有机会仔细打量他。黑色狐皮的风擎披在他坚毅挺拔的身上，一顶风帽遮了他的头，苍白的面色，

眼周隐隐的青色，让他的状态看上去很不好，若非天生冷艳俊美，这气色直接被人拉到医馆都不冤。

短短一日，这厮是经历了什么？

她狐疑地想着，嘴里“啊……嗯……”不停。

看他不解，她指着自己的嘴巴，歉意地福身告饶，又指了指前方不远的茅厕，尴尬一笑：“嗯，嗯。”

装哑巴难度太大，她憋得有些感慨。

他静静看她的表演，一步一步，慢慢走近，带着说不出的强势与威仪，直到站到她的面前，他方才慢慢脱下头上的风帽，将墨色的束冠显露在她的面前，一头黑发绀得很整齐，无一丝凌乱。这个人不管走在哪里，不管有没有生病，都很注意形象，一丝不苟，这让墨九稍稍汗颜……还有一丝冲动。

她很想扒开他的风氅，看看他腹上可有那一道刀疤。

这冲动稍纵即逝，因为萧六郎严肃的面孔没有半分旖旎。

一切都只是她自己的幻想而已。

收回心神，她睁大一双眼睛，不解地盯着他：“嗯……啊？”

目光一闪，萧乾唇角牵开，笑了：“你是要逼我揭了你那层皮吗？”

这句话真是太直接了，直接得墨九连反驳的力气都没了。

“六郎太聪明了！既然认得，早这么说就不就完了？让我装哑巴装得这么累。”墨九慢悠悠瞪他一眼，心底有那么一丝丝无奈的困惑。这家伙是不是真的做黑无常去了，怎么会对她的事情了如指掌？她百分百地相信人皮面具的伪装相当完美，她样貌已是大变，连墨妄没有认出她来，萧六郎又怎么可能认得出？

“你怎么会来？”他在问，语气微微暗沉。

“哦，我呀？我看今日天气不错，出来晒晒太阳。”她顺口说，脑子混乱。

“是不错，风轻云淡，美男环绕，适合你。”

“六郎果然善解人衣……哦不，善解人意……”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目光直勾勾盯住他。

萧乾也回望着，在等她的下文。

墨九的眼睫慢慢往下沉，目光全是疑惑：“萧六郎，你……”她欲言又止，往四下看了看，看四周都没有人，又慢慢转过头，盯住他不放。

就在刚才，她想明白了一件事。

人皮面具瞒不住萧六郎，也许不是他认出了她，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她的身边或东寂的身边布了眼线吧？那么，她的事岂非都瞒不住他？会不会她昨夜做了一晚上春梦的事，他都知晓了，这才用这么怪异的目光看她？

目光一凛，她逼视着他：“你怎会晓得我戴了面具？除此，你还知道些什么？”

她似恼似嗔的模样儿，小妖精似的，灵动又勾人。

萧乾苍白的面孔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

这个笑容颇有些意味深长，还有一丝不符合他禁欲系男神的邪魅之气，让墨九下意识怔住，想到昨晚梦中斜倚在红毡毯上的男子，那一个又一个夺魄勾魂的迷人微笑。

她高仰着头，目光有瞬间的空茫：“你在笑什么？”

萧乾慢慢道：“你希望我知晓什么、不知晓什么？”

这样的回答，似是他知了，又似在试探？墨九与他狐狸般狡猾的视线对视着，心绪突地纷乱，一种不受控制的情愫浮入心房，让她的心怦怦跳着，比常速快了无数倍，几乎要蹦出胸腔。

他在诱惑她？

或者……是云蛊在诱惑她？

毛孔里霎时布满一层汗意，她怔忡了。

昨晚的春梦似乎不是那么简单，云雨蛊的成长加快了？

微微紧了拳头，她觉得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经历。

恍然想起，上一次她受伤，萧六郎说他可以感受。

他说，她痛，他也会痛。还有昨天晚上，她明明睡得很热，突然间就感觉冷得不行，那是不是因为他身在冷处，她才会冷的？而他的冷，会不会催生了云雨蛊的成长？曾经她觉得云雨蛊是她可以逼迫萧六郎的唯一筹码，其实并不觉得讨厌，可如今一种被云雨蛊反制的感觉，让她特别不爽。

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太疯狂了。

墨九悻悻地耷拉着眸子，怪怪地瞅着面前的萧六郎。

“你认出了我，不会拆我台吧？”

“不会。”他说得认真，见她舒了气，又笑道，“只要你求我。”

萧六郎不让她参加墨家大会，如今她厚着脸皮来了，想来拆台的事他应当不会做，墨九稍稍放了心，又消化了一下春梦给她带来的暧昧与涟漪，做贼心虚地往四周看了看：“下回再求吧，这大白天的，你的身份与我侍女的身份太不搭调。人家看见萧使君热情地与我叙话，很容易生出误会。”

“阿九放心，”他浅浅带笑，“有侍卫看着。”

又一声温情脉脉的“阿九”，似春梦重现，让墨九身上麻酥酥的，很是受用，鸡皮疙瘩纷纷收紧，不太自在地别开脸：“都让侍卫来望风了，萧六郎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与我说？”

萧乾望着她那张陌生的脸，想着面具下俏丽的容貌，眉心微微一皱，保持着冷静与淡然：“墨妄给我备有休息处，过去说会儿话吧。”

这算是他的约会邀请？墨九翻了个白眼，不巧被明晃晃的阳光一刺，她顿时半眯起来，忽闪忽闪的长睫毛在眼睑下方投上一片阴郁，为她的脸添了几分阴郁：

“我与你？不太好吧？”

萧乾抿了抿唇角，似是不喜她刻意的疏远，语气也沉了下来：“你不顾我告诫，去了菊花台，明知我不喜你蹚这浑水，还扮成这样跑到墨家大会。墨九，你这肆意妄为的毛病，就不需要解释一二？”

这话听得墨九心火上来了。

她慢腾腾上前两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萧六郎你说话之前想明白了没有？”她歪着脑袋，看阳光下他黑眸中那一抹复杂的细碎淡金色，“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毛病，与你半根汗毛的关系都没有。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得了，少来管我！”

这句话太呛人，萧乾蹙紧眉头，却没有吭声。

看他没有吵架的意思，墨九轻咳一声，也发现自己有点冲，不太符合身份，赶紧站直了身子，理顺了衣裳，又朝他福身：“萧使君若无其他话要说，那奴婢便先去方便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东寂还等着我呢。”

说到这里看萧六郎那张脸，比先前更白了几分，她心里窒了窒，也不那么舒坦了，不由得又好心地劝解：“年轻人哪，多注意身体。你以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出现在人前，太破坏你清心寡欲、不近女色的形象了。”

萧乾眉头轻皱：“阿九这么想的？”

纵欲过度说出口，不免就让她想到那个太过真切的梦。

心里微微一紧，墨九有些不敢面对他了。

因为她隐隐的第六感告诉她，虽然那个梦只是她自己的梦，但因为云雨蛊的存在，说不定萧六郎也可以感觉得到，也许与她有一场同样的梦，这才导致了他今儿变成这般……毕竟云雨蛊，顾名思义，本为云雨有生，这样的好事，那两只虫子又怎肯错过机会？

她眉心的朱砂痣对着他，红若滴血。

对上他幽深的眼眸，看他眸中浮上一层复杂的神色，墨九略退一步：“这般看我做甚？我脸上长花了？”

萧乾揉了揉太阳穴，一张苍白的面孔像上好的羊脂白玉，半丝瑕疵都无，可偏生那眸下的乌青之色为他的样子带来数不出的阴郁：“我在想，你的醉红颜，似是不想痊愈了？”

说到醉红颜，墨九像被蚂蚁蜇了腿，抬脚便踹向他。

“萧六郎，你可恶！你故意的是不是？”

萧乾眉头微微一皱，没有躲开，任由她踢在腿上，淡淡道：“我很遗憾。”

遗憾你个头！墨九心里咒骂着，阴恻恻地看着他的脸，几乎可以确定这醉红颜与近不近男人没有关系，除非萧六郎自己不是男人。可他下药时说两个月便会好起来，如今快到两个月了，她肌肤的红色却丝毫没有减轻，她很怀疑这断的说辞，还有下药的目的。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为我解毒？”

她问得很认真，很生气，萧乾却一本正经：“求我。”

“求你？”墨九看着他一脸傲娇的样子，“你觉得这样很好玩？”

萧乾毫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一丝浅笑：“你总得帮我缓了心头这气。”

“那我更不求了。”墨九绷着张脸，“憋不死你！”

她就是不愿意输这口气，而且她还真的不相信萧六郎会让她一辈子觑着一张大红脸见人。将懊恼的情绪压下，她斜着眼睛瞥他，似笑非笑：“再说，醉红颜罢了，有什么稀奇？我明儿让东寂帮我找几个太医瞧瞧，就算治不好，无非一个面具就解决了。面具多有意思！我想做貂蝉就做貂蝉，想做西施就做西施，呵呵，萧六郎，你慢慢玩吧，姑娘我不奉陪了。”

她真不给萧乾面子，转身就往茅厕走。

萧乾眉心紧紧皱起，看着她不曾回头的背影，捂了捂气血翻腾的胸膛，紧抿住嘴巴，没有说话，手却一晃，撑住了边上腊梅树下的高高花台。

他的难受，让墨九心里跟着一窒，下意识顿住脚步。

那一瞬，她明显感觉到了心里的难受。

也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云雨蛊的感应。

她皱了皱眉头，有些恼火，想回头问问他怎样了。

可思考一下，她还是决定忽略情绪，继续往前走。

背后，萧乾突地轻唤：“墨九。”

墨九忍不住了，回头看他，静静不动。

他幽暗的墨眸，清凉如故，又似有浓浓的恼意。

“你不要与他太过亲近，不然后悔的是你。”

墨九看着她，沉吟片刻，唇角挑出一抹笑：“他对我好，会给我烧菜吃，会顾及我的感受，不管我有什么要求，他从不问缘由都会答应我，他给我充分的自由，任由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尊重我所有的决定。这样的男人，我不与他亲近，与谁亲近？与你吗？小叔子。”

看他眸中冷光乍现，似乎恼意更甚，一些本来不会说的话，慢慢从墨九的唇间蹦了出来：“还有，萧六郎，你长得俊美有什么用，有天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我告诉你，这些从来不是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的标准，也不是女人真正想要的。男人味是什么，你懂得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东寂因为我找他，昨天晚上冒着倾盆大

雨赶回菊花台，头发顾不得擦，衣服顾不得换，就来见我。因为我想来墨家大会凑热闹，他二话不说便应了，我说怎样就怎样，你懂这是什么吗？这是男人对女人的宠爱！你若宠不起一个女人，就不要招惹她，懂不懂？”

萧乾的声音突然就沙哑下来，不若平常清亮：“你想说什么？”

“打铁趁热，泡郎趁色！”墨九捋了捋鬓角落下的发，笑道，“我得趁人家对我有感觉的时候，紧紧抓住了，以便脱离萧家那个万年大坑。夫婿不喜，婆婆不疼，人人欺负的地方，有什么可留恋的？”

听她一字一句说得很认真，萧乾眉心皱成了一个“川”字：“你爱慕他？”

墨九的表情很是自在：“是啊，我爱慕他。”

萧乾眼睑一敛，眸底幽深冷肃，沉静的目光许久没有改变方向，一直盯着她的眼，似乎想要看穿她的心思。

“还有，”墨九润了润嘴巴，笑着补了一刀，“不要总欲求不满地看我，这样我会很害怕你云雨蛊发作，突然扑过来行不轨之事。萧六郎你晓得的，我们的关系不适合有那样亲密的举动，你也不要那么暧昧的称呼叫我。我是你嫂嫂，这个关系是六郎亲手促成的，这辈子，不会改变了。”

一句话点中萧乾的死穴。

任由她翩翩离去，他未再吭声。

墨九心里并没有面上那么平静。

离开了萧乾的视线范围，她的情绪便低落下来。

但她先前那席话并不是为了赌气随口而说，确是心中所想。

大抵是云雨蛊的日益长成，萧六郎对她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样错位的感觉有些失控，也让她慢慢有些惶恐。人最怕的是什麼？怕的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内心，怕的是不由控制的未知感。

墨九向往逍遥自在的日子，对自由的渴望很大，她不喜欢受任何人束缚，但萧乾的存在，让她越来越不像自己。昨夜的梦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她与萧乾的中间确实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这个时代的开明程度远远不如后世，女性地位低下，嫂嫂与小叔子，单是这两个称呼，就足以将一切情愫与暧昧扼杀在摇篮里。更何况，这份情愫，她与萧六郎谁也不敢保证，是不是来自云雨蛊的诱惑。

若有一天蛊毒解去，他或者她，发现爱错了人，岂不荒唐？

不如趁着现在，彼此保留一点距离，看清自己的心更好。

再说，他总是欺负她，她气他一气也是好的。

这么思考着，她从茅厕转了一圈出来，就看见在园子里抱着猫发呆的彭欣。

正午的阳光很灿烂，可她脸上没有血色，一如既往的苍白无神。这庭院中遍种腊梅，幽香扑鼻，可她似无半分舒服的感受，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一处，衣角随风轻荡，与竹林里的沙沙风声遥相呼应，让这晴朗的天，一个人，一只猫，互相依偎，陡然有了凄凉的感觉。

院中除了她，并无他人，墨九不知她在看什么。

是没有找到情郎，还是斯人心已变？

墨九站在竹林边上，看着她冷漠却雅致的面孔。

这个女人不足二十岁，长得漂亮大气，身材高挑纤细，原是绽放热情与青春的年纪，却提前进入了中年似的，像一朵早早枯萎的花，身为苗疆圣女却为情所困，也不知她的身上到底发生过多少伤心欲绝的事。她离去的男人、没了的孩子，终是让她变成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还强自镇定，装成无怒无喜，委实可怜至极。

墨九心底暗叹，觉得情感一事确实恼人。

她很怕麻烦，有点小自私，若情事都像彭欣这般，她宁愿不要也罢。

墨九原想上前与她打个招呼，可走了两步，又恍惚想着自己变了样子的脸，彭欣识不得，为免多生事端，她打量了她一眼，便换了方向，从她身前的一条小径上独自离去。

走了几十步，那一个腊梅遍种的庭院中，便出现了一个亭子。亭子里，一块在风中轻摆的衣角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这个园子里，可供人更衣方便，也可供人离开广场上的喧闹小憩片刻，是谁在那里呢？

回头瞥一眼彭欣，墨九稍稍绕一点道，从亭子侧面过去。

然后她看见了俊雅不凡的小王爷宋鹜。

丰神俊朗、张狂不羁，皇室富贵养出来的年轻公子，非普通男人可比，而长年的放荡生活，让宋鹜的身上有着一一种其他男人都没有的风流倜傥。墨九凭着比人多活一世的识人经验，她可以明显看出，宋鹜的表情很自在清闲，优哉游哉地盯着走来走去的墨家女弟子，一张傲气俊逸的脸上似笑非笑。若他是彭欣那个情郎，两个人连孩子都有了，想来见着她，他不该这样轻松才对。

她打消了心底怪怪的念头。

低眉，垂目，她迅速从宋鹜坐着的亭中绕过去。

“哎，小丫头！”她的脚步声没有逃过宋鹜的耳朵。

他转过头来，朝墨九大喊出声。

那是皇子，墨九穿着侍女装，他的喊声，墨九不敢不予理会。

她讷讷转过头来，头微微垂着，一副紧张和害怕的样子，不敢吱声，嘴里呜一声，朝宋鹜福身请安，却没有只言片语。

宋鹜有些奇怪，挑高了眉梢：“鬼鬼祟祟的，在做什么？”

墨九依旧不敢出声，只装聋作哑，呜呜着指自己的嘴。

宋鹜轻嗤一声，慢慢站起来，从亭子里往她的方向走来，每迈一步，俱是皇子的威压，声音也清亮好听：“先前看你在皇兄身侧不是有说有笑吗？怎么在小爷这里就变成哑巴了？”

没想到这厮记忆力这么好，观察这么细致，连宋熹身侧的侍女都有注意，墨九心里发毛，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愕然地看着他，一步步后退，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反正这宋鹜风流成性，若旁人见到这情形，也只会以为他在调戏侍女，她若跑掉了，东寂也可以帮她收拾残局。

她做好了脚底抹油的准备。

这时，耳朵却突地灌入一句不冷不热的声音。

“这位可是当朝的小王爷宋鹜？”

墨九转头看去，是抱着猫的彭欣，脸上未有半分喜色。

“你是哪个？”宋鹜挑高下巴，不悦地看她。

这位皇子习惯了高高在上，受万人拥戴，冷不丁被一个妇人质问，心下自然不喜，那抬高的眉梢，微微凝重的表情，还有满脸的疑惑之色，不似作假。

他应当是认不得彭欣。

而且彭欣远在苗疆，应当也不会与小王爷扯得上关系。

可彭欣找他又是为何？

墨九正准备装死瞧个热闹，便听彭欣道：“可否请小王爷屏退左右？民女有几句话，想单独与小王爷说说。”

“凭什么？”宋鹜傲气的嘴唇，有一丝冷笑。

“民女要说的话，小王爷会感兴趣。”彭欣不恼，只冷声回答。

盯着她鬼一样苍白的脸色，又看一眼她怀里瞪着大眼珠子的肥猫，宋鹜思考了一下，抬手挥退两名侍女，又慢吞吞看向墨九：“还不走，是等着小爷我的棍棒恩宠？”

“王八蛋！”墨九心底默默骂了一句这个混世魔王，虽然好奇死了彭欣有什么话要单独与他说，可人家把话都说到这分上了，她想死皮厚脸地待着，也没那么大的脸。

灰溜溜地出了园子，她继续回到东寂的身边做“女站神”，静默不语。东寂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有问，从他眉目间淡淡的笑意来看，他的情绪似乎不错，墨九也报以一笑，与他对视着，那种舒服和熨帖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这个男人确实很令人温暖。

她敛着目，眼风却四处扫射。

那边的萧乾静静坐着，几乎不与任何人交谈。

不论在哪里，宋熹是八面玲珑的，而他是孤独的。

墨九心里叹了一声，就看见宋骛与彭欣一前一后入了桌席，两个人的桌席隔得有些远，宋骛坐在宋熹的右首近旁，彭欣则坐在高台左面的宾客席上。古人以左为尊，看得出来尚雅为了媚蛊，对彭欣很礼遇，可即使她坐在那里，与皇子身份的宋骛仍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和距离，若不是墨九在园子里亲眼看见她找上宋骛，怎么也无法将这两个人联系起来。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心里疑窦丛生。

这时，墨家乾门长老出来了，清了清嗓子，向在座的人执了礼，便说了长长的一段客套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诸位牛哄哄的大人物，感谢光临墨家大会，让临云山庄蓬荜生辉，让墨家无比荣幸。这是一个墨家新钜子产生的大会，也是墨家子弟交流的平台。在说辞里，他特地感谢了许多人，譬如宋熹、宋骛、萧乾、谢忱等，末了终于步入正题。

“墨家大会正式开始！”

千唤万唤始出来的盛会，墨九顿感庄肃。

“下面向大家介绍墨家的新钜子，方姬然。”

微微抬头，墨九看见了坐在墨家席位中间的方姬然。

一顶帷帽，轻纱覆面，这位新钜子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神秘尊贵的，众人对她的容貌都好奇不已，却无人敢让她揭下面纱。可是，也许源于血缘，墨九看着那一层面纱，想到自己也有可能步上的后尘，却无端有些心疼她……早知如此，多搞一副面具送她，她就不用这般遮遮掩掩了。

胡思乱想着，方姬然并没有看她，只起身颌首，朝众人致意。

与墨九猜的没差，她还没有重新坐下去，便听见尚雅带了一丝笑意的刁难。

“就这样确定新钜子，未免太过草率。”

尚雅身为墨家右执事，说话是有分量的，她略带讥诮和奚落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整个广场便安静下来。在公共场合，这个妇人目光锐利，毫无平常的媚态，一举一动都非等闲之辈，看众人关注的目光纷纷朝她看来，她轻笑一声，慢慢从案桌后方站起，朝众人施了一礼。

“众所周知，方姑娘乃四柱纯阴的新钜子命格，又开启了神龙山祭天台的机关手印，我等本不该对方姑娘的身份存疑才对。可墨家新钜子干系重大，遍数天下的墨家子弟都关心着这场盛会，容不得半分差池，身为右执事，我不得不慎重一些。”

这个尚雅，言辞极为得体，也犀利。

墨九轻瞄一眼，看方姬然被她说得僵在那里，不由得皱了皱眉，默默猜测着尚雅下面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却见墨妄冷冷瞟了尚雅一眼：“右执事想要如何慎重？”

这两个人一个为左执事，一个为右执事，共同执掌墨家大权数年，在墨家内部都是头一份的人物。可两个人向来敌对，凡是左派赞同的事，右派都必然反对，没少为墨家带来麻烦与风雨。在场的人对这件事莫不知晓，所以尚雅的质疑，没有人意外。

他们在意的是钜子要如何确定，能不能确定。

尚雅又会有什么刁难，阻挠新钜子上位。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尚雅随意地捋了捋发，轻柔的动作里含着一丝笑，忽而又瞟向广场上，媚态万千地娇笑道：“大家恐怕不知，四柱纯阴、紫薇垣位出生的女子并非方姑娘一个。至于神龙山祭天台第一层的手印，是否只有方姑娘一人可以开启，尚未可知。就这般轻率地确认了钜子，尚雅以为，是对墨家祖宗的不负责任，是对老钜子一番心血的亵渎。”

一句比一句犀利，却又句句在理。

有了尚雅打头，其余右派的墨家人都出声附和。

场上也有人议论纷纷，点头不已。

墨妄似乎并不意外她的来势汹汹，侧首淡声问：“召开墨家大会之前，右执事为何不明言，非得这时才说？”

尚雅牵唇一笑，声音有些委屈：“我原就希望左执事再核实一下的，可左执事联络了多位声威压人的长老，尚雅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只得遵从，等到墨家大会时，再恳请众位公道的言语了。”

受了媚蛊的影响，尚雅虽然在男女之事上不太检点，可她能从那么多的弟子中脱颖而出，坐到右执事的位子上，也是有真本事的。这几句话不轻不重，说得头头是道，不仅反将墨妄一军，也将前因后果都阐述得极为清楚，让墨妄无从辩驳。

论口舌之能，墨妄向来不如她，只蹙眉道：“新钜子之事，非我一人可定。之前已与尔等相商，虽各有争执，但总归依了墨家的老规矩，在钜子之下，以少数服从多数，方才决定召开墨家大会的。”

尚雅浅笑盈盈，站在案几后，身子娇美纤细，语气却凝重有力：“左执事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如今的重点不在该不该召开墨家大会，而在于你找到的方姑娘……是否真的是墨家钜子。”

墨妄紧紧握拳，盯住尚雅，双唇抿了抿，沉着声音问：“那依右执事之见，命格符合、能开启祭天台第一层都不能做新钜子，那要如何才能尊为钜子？”

尚雅笑着摇了摇头：“左执事不必动怒。非我刻意刁难，命格符合、能开启手印，自然可做墨家钜子。但左执事也知晓，墨家钜子向来沿用禅让制，任贤、任能，能做钜子的人，自然非碌碌无为之辈，总得有些真本事方能服众吧？我墨家以墨学为根本，以机关巧术为辅弼，堂主、长老、执事，本事无不各有千秋……”